



本期要目

再談馬華文藝 (文華座談之二)	知微
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 (文藝理論)	...
膠樹 (詩)	葉綠素
寫在月明的晚上 (詩)	常夫
堅忍與懶惰 (散文)	碧
禁菓 (小說)	秦放
故地的一夜 (散文)	史偉
向風抗議 (詩)	興周
在海的一邊 (詩)	鄭少煜



依水家人 (畫國) 陳楷

一九五六年九月廿五日出版

蕉風

純馬來亞文化藝半月刊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里峇峇里律

三一九〇

信箱：二〇三四號

319C Riva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 O. Box 2034

零售：每册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叻幣二元一角

全年叻幣四元

承印者：友聯印刷廠

總代理：友聯書報發行社

地址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ingapore 1.

Tel: 23733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版

歡迎訂閱

歡迎批評

目錄

依水人家 (封面) 陳 楷

再談馬華文藝 (3)

重陽、慧劍、海燕、彭松濤、馬摩西、曹吟、子凡、常夫、白蒂等

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 (理論) 知 微 (6)

膠 樹 葉綠素 (8)

新 寫在月明的晚上 常 夫 (8)

自己的歌 無 涯 (14)

蚊 王裕藩 (14)

新 生 蘇 蕭 (14)

歌 唱 趙宗信 (14)

鄉村里的鐵匠 謝世禎 (14)

衰 老 心 笛 (14)

詩 向風抗議 興 周 (15)

在海的邊緣 鄭少煜 (15)

耕犁 川 芳 (15)

堅忍與懶惰 (論文) 碧 (9)

雜 談批評 抗 志 (10)

感 所謂尊嚴 丁 香 (10)

原形畢露 丁 香 (10)

小 禁 菓 泰 放 (11)

淪 落 吳應祥 (16)

醒 悟 譚流蘭 (18)

小 故地的一夜 史 偉 (14)

天才的神騙 江南春 (18)

我懷念着你——宋溪麗茂 克 勝 (20)

馬六甲公主 (中篇歷史故事連載) 予生譯 (21)

甘榜風貌 (封底) 潘先鋒

再談馬華文藝

小引：本刊所邀請的第二次文藝座談會是於八月十日舉行的。原定的討論方法是以白帶先生所發表的「馬華文藝特性」為參考，把所談的問題集中在「特性」上。但這個題目所包含的內容太多，究竟不是一時所能談完的；因此在當時那短短的兩小時內，大家還是採取漫談方式，提出各種意見。這樣，在呈現在大家面前的這篇記錄裏，當然也不是集中性的有系統的理論。這是一個開端，正如曹今先生抱着快樂的心情來參加此會所說的：「這樣多年來馬華的文藝工作者始終都沒有一個聯絡，更不用說聚在一塊兒誠懇的好好討論一些實際的寫作問題。」此會所做的，就是大家在一塊誠懇的討論一些實際的寫作問題。

反映「此時此地」

馬華文藝，應該通過馬來亞華人的生活習慣，思想意識，然後加以組織化，形象化。馬來亞華人的生活習慣，自然與國內的人們不同；因之思想意識，也隨之互異。為什麼馬華的生活習慣，會與國內的人們不同呢？理由很簡單，因為彼此所處的環境不同。所謂環境，乃指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氣候、民族……等因素而言。馬來亞一向為殖民地，殖民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自有其特殊之點。即以民族而論，有巫人、華人、印人、歐人、混種人等等，五方雜處，形形色色。

在殖民地環境之下，思想意識，自然隨着生活習慣而形成。譬如富商巨賈（頭家），在此地形同顯要，而知識份子，則被視為「估里」；僑生——所謂峇峇，因為所受的是英文教育，生活思想，都十足洋化，無形中成爲一個集體，或者說一個階級。

即以語言一項來說，幾乎把國語、英語、巫語，鑄冶於一爐。國語之中，又混合着閩語，粵語的成分。這樣一來，無形中造成了一種馬來亞

化的華語了。有一個流行的故事，可爲佐證：據說有一個華僑回到故鄉，他母親問他說：「孩子，你去番邦了幾年，應該發財了吧？」「不，媽媽。」「爲什麼呢？孩子。」「媽媽，我是在『巴利』裏賣魚的，可是，生意真難做啊！」「馬打，常常要來『加焦』你，動不動要『阿公』你，或者要捉你到『公班爺』去『密查拉』，說不定要你去坐『脚孤間』……」「孩子，你究竟說些什麼啊，媽媽可聽不懂。」

其實，在馬來亞，大家都是說慣了這種語言的。總結一句，馬華文藝，是應該反映此時此地的華人生活習慣，思想意識等等；而作者必須充分了解此時此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地理、民族、氣候……等，等，等，等才可。

深入體驗生活

文藝是生活的反映，我們要談馬華文藝，便得講求馬華現實生活的反映。反映生活，我認爲，單憑技巧的熟練是不够的，還得對某一生活作深入的體驗。要描寫新村，我們便得在新村裏住

下一個時期，要刻劃一個樹膠膠經紀，即使我們不必成爲經紀，但我們也得深入地觀察他的生活，虛心地接受他的「教育」——樹膠業的應有知識。但是我們毋須，也是不該，拋棄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爲寫作題材而勉強改弦易轍，我們應當儘量發掘我們本身周圍的題材。因為我們所熟悉的，未必一定是沒有價值的。例如戰後英美學者不絕的到馬來亞來，作華僑社會的調查，搜集了不少我們認爲極平常的材料。因此，這類馬華社會調查的著作，有時也能觸發文藝作者的靈感。文藝作家雖不必親自作社會調查，爲有所借鏡，應當鼓勵學者從事這項有意義——不僅對馬華文藝——的工作。

採取魯迅的方法

今天我第一次來參加這個文藝座談會，是要來看看我們這些思想不同、作風不同的文藝工作者之中，當此星馬爭取獨立的呼聲正白熱化的時候，能否去異求同，在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馬來亞這一個共同目標之下來寫作。

星馬華人社會，語言複雜，作爲馬華文藝工作者的我們，是不能沒有語言的素養的。因爲如果沒有語言的素養，便不能對各式各樣的生活，作深入的體驗和瞭解；光站在作家的地位，作片面的觀察，寫出一些對自己并不十分熟悉的人和事，是不會有什麼意義，也不會有什麼成就的。但此時此地的景况，正如二三十年前的中國；言論沒有自由，寫作沒有自由。作爲文藝工作者的我們，應採取魯迅先生韌性戰鬥的方法，持久，能耐；一時天真的表現，過後則不能有所作爲，這種戰鬥法，是不適宜於此時此地的。剛才主席強調歷史故事的重要，是值得注意的。我以爲寫歷史故事的目的，是要諷刺現實，所謂以古刺今，才有意義。從前郭沫若、魯迅諸先生，在言論不自由的時代，寫了不少對現實有諷刺意義的歷史小品和小說，我們這兒是大可以一試的。

董陽

慧劍

三種可寫的題材

近幾年來，馬華文藝的創作，在質與量各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每位作者都在朝向完善境界努力。照這樣發展下去不難產生燦爛的奇葩。馬來亞可寫的題材太多了，她好像未經開發的處女地一樣。從我們的前輩遠涉重洋來到馬來亞半島，披荆斬棘，開闢荒野；再經過三年八個月抵抗暴日的鬥爭，以至現在之爭取默迪卡運動，都是很好的題材，都是值得我們歌頌的，只看我們怎樣去處理而已。我認爲讚揚前輩的刻苦精神，暴露日治時代的恐怖，以及指示獨立遠景，都是馬華文藝界 *打劫* 應盡的任務！

兩點補充意見

白帶兄發表的這篇馬華文藝的特性，立論正確，觀點新鮮，實在算得爲當前暗中摸索的文藝劃開一線曙光。

我現在所欲補充者，約有兩點：

(一) 材料問題，有人說熱帶地方找材料，頗不如寒帶或溫帶那末容易，因爲熱帶地方的頭腦，很不清爽，尤其是一個文化落後地區，事物物千篇一律，引不起激發性的靈機。這個我不贊成。我覺得整個近於赤道旁的人羣社會所交織出的景象，能够使我們賞玩不盡。目前許多美術工作者進一步以純本地性的景物爲題材，其濃厚的色彩，使我們另生一種觀感。文藝寫作者，對熱帶型的詩歌，散文與小說，也勾出了一個輪廓，只要加一點潤色的工夫，就會盡善盡美。印度地處熱帶，他們也產生過偉大的文學作品，獨立後的印尼也在急起直追，是故馬來亞的文壇，應該供獻它的禮品，使遠近鄰居的人，能認識它的優點，不致像過去那末生疏。

(二) 關於文化的交流方面，星馬具有華巫

英印四族的文化。但各族都盡量發揮他們傳統的文化，終難有互惠性的調和。樂觀的人認爲這四族文化若能融會貫通，必能形成一種最優美的文化。又有人認爲這四族文化接觸的結果，多少已互受影響了。譬如：一個中國人，穿上西服，說馬來話，住在亞答屋子裏，吃印度的咖喱飯，在家內設祖宗牌位，祭鬼祭神。其他各族人也有種種異族的習慣，就是思想與信念，也並非純種族性的。

我的看法是各民族的文化優點，多是深奧的。尤其是表現人類思想的學術，必須加一番苦學的功夫始有成效，何況語言文字的隔絕，使相互間都引起了猜忌和偏見，只使皮毛的見解，深入腦中。促成這種文化交流的工作，應由文化工作者，多多地加以 *馬* 發揚和倡導。

發揚中華文化

今晚能够繼續參加蕉風社主持的第二次文藝座談，本人感到非常快樂；因爲這樣多年來馬華的文藝工作者始終都沒有一個聯絡，更不用談大家聚在一塊兒誠懇的好好討論一些實際的寫作問題。

關於提倡馬來亞化的問題，我頗同意白帶兄的「馬華文藝的特性」一文的想法。不過我也有一點小意見，就是在「馬來亞化」範圍內，似乎不應該忽略一些重要的事情。

第一，提倡馬來亞化必須注意民族型式。雖然說馬來亞正在一步一步邁向獨立的建國大道，人人都應該爲效忠馬來亞而努力。但是我們究竟是中國人，中國人有自己的固有文化，更有自己的特殊的民族性，所以「馬華文藝」必須儘量以華人的民族型式表現出來。

第二，爲了適應馬來亞化不能忽略了中國國語，否則創作一篇作品時，一心只顧着「馬來亞化」，有些地方可能不知不覺地無形中強調了

人種混合的地方方言，於是馬來話、英文、印度話、以及福建話、廣東話、客話，種種色色，囁嚅一陣，這一來，久而久之，優秀的純正國語一定會被糟蹋得沒有人會聽得懂；悲觀一點說，甚至連中國「文」都會不像中國文了。

第三，反映馬來亞化必須注意每篇作品主題的教育意義。說到這一點，我自己前幾年真該打了幾年的嚴肅作品，一時不知道受了什麼「風」的影響，居然寫了兩部愛情的東西。當時我的本意確實是想狠狠暴露社會上的色狼的鄙卑行爲；縱然如此，那主題和結構也是極嚴謹的。所以今天這個新時代的來臨——即使世世代代——我們寫作者的每篇作品一定得有崇高底主題和偉大底教育意義，不然徒有馬來亞化，內容依舊空泛的「呀呀呀呀，妹呀妹的」真要令人作三日之嘔了！

第四，應該儘量在馬來亞化裏面，間接發揚中國五千年文化的精華。朋友都知道，今天華人在馬來亞，不但常受白種人的歧視，並且連馬來人也學白人的樣子來歧視我們，此真乃滑天下之大稽的不通道理。想咱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最古老的國家，隨便說什麼，那一樣不比他人優先！尤其是文化方面，自倉頡造字時，這些小國家連個毛影子都還沒有，而中國任什麼都在一天一天猛進，直到現在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精華的文化多得真是不勝記述；但，偏偏會被人輕視，這沒有別的原因，我國的偉大文化他人不知不解是也。所以正當馬來亞邁向建國的大道之時，我們要使華巫印英，連成一個大的家庭，要像同族的兄弟一般的相親相愛，不要叫任何民族輕視任何民族，那麼最先第一步必須發揚我們中華文化，使其他民族確實明瞭我們的文化優秀而悠久。要達到這一步，祇有一個方法：透過中國文學而深入巫印英民間去。

以上是我對提倡馬來亞化文學的一點小小膚淺的意見，有什麼錯誤，深願朋友們給我指教。

採用方言

「馬華文藝」在本質上是有濃厚的地域性的。她除了含有一般文藝所應有的性質外，還應該含有個別性（地域性），這種個別性我認為是包涵這一地方的文化精神和獨特的表達形式。

在表達形式方面，語文是表達文藝的媒介，因此通用的方言，便為這一表達媒介所應吸收的。為達到此目的，口語及通用的方言被採用自是必然的趨勢，但對口語和方言之應用，當然也不能說是兼收並取，拼盤式的採用，而應該注意到不因詞害意。能如此，馬華文藝的獨特的表達形式才能形成。

剛才有些先生也曾有同樣的意見，並且認為方言等的被採用，已成為今日中國所公認的事，認為馬華亦應該同樣採用。正如上面所說的，我認為被採用是必需的，但是我們所以要採用，並不是因為在中國已在實施才學步。這意思是說，我們既然同意馬華文藝應該有它的特質，因此，其發展則亦同在特定的意義上進行。大可不必與母國的動向取得同步。否則便充分的表現了其是母國文藝的附庸，其特質亦自無法得到。

劇本的創作與戲劇批評

我認為作品中可以用方言，但不要濫用，必須在為了表示人物的身份，或能使作品更生動活潑時才用它。

關於純馬來化的文藝該寫些什麼，剛才大家都提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許先生彭先生說可以把華人在馬來亞歷史上的事情，或別人收集過的資料，做為寫作的材料，我覺得這個意見很好的。的確，華人在馬來亞的歷史上有許多光榮的事蹟，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同時我感到在馬華文壇上，近年來詩歌、散文、小說等方面都很有生氣

，而寂寂無聲的，便是劇本的創作，七八年來沒有見過一本比較大的劇本出版，這當然有許多原因，但取材的困難實在是在主要原因之一；沒有意義的題材，當然不值得寫，比較有意義的題材，往往又因環境的關係不能寫，所以就索性不寫了，若從歷史上去找些適當的題材來寫些有價值的歷史劇，既不與目前環境發生正面衝突，又有相當的意義，也是一條暫時可走的路。說到這裏，我又想到演出的批評問題，星馬社會沒有公正的劇評，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事：凡是「自己人」演的戲，不管怎樣總是「一捧」，有時捧得連演員自己都感到糊塗；不是「自己人」演的戲不管怎樣總是罵，甚至用最刻薄的話來罵。所以我希望蕉風在這方面能起個領導作用，把公正，誠懇，合理的劇評，介紹給星馬社會。

常天

從地域性、社會性、民族性、教育性、時代性、歷史性、看馬華文藝的特質

馬華文藝除應具備文藝所表現的特色，諸如真實性、完整性、典型性、和諧性、普遍性、獨立性、並使其融匯於強烈而特殊的地域範疇裏，且應充分表現地域性、社會性、民族性、教育性、時代性及歷史性的特質，才能成為一篇有代表性的作品。

從地域性社會性上來看，馬來亞是集中西文化於一處的特殊地區，在樸實無華的泥土上染着非常濃厚的殖民地主義色素，與及殖民地統治者留下的痕跡。華人社會尤其特殊，從經濟觀點上看，具有較祖國更保守更頑固的封建殘餘勢力，加上向西方資本主義者學到的貪婪刻毒與殖民地

主義者的刻薄寡恩。這種情形如果表現在文藝方面，必然是非善惡的衝突，不平等情緒底宣洩與反殖民，封建與自私自義的表現。

就民族性而言，馬華文藝一方面是宣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愛好和平的基本精神，以及優雅的民族風格與寬大的民族氣派，另一方面則應以文藝表現華人對維護中華文化的決心，提出自由生存及發展的起碼要求。此外，促進中、馬、英、印的文化交流尤屬重要。

就教育性而言，文藝教育應為學校教育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使學生的文娛活動成為德育羣育及美育的主要部份。文藝教育其所發生的影響實較填鴨式的課程大得多。馬華文藝的更重大社會教育性，不但是暴露醜惡，且應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

放眼世界，各國莫不進入民族獨立、政治自由、經濟平等的新時代，但馬來亞不獨離開獨立自由平等的終極目的還很遙遠，而最起碼的自由與民主尚待全力爭取哩！另一方面更不容我們忽略的是華人之在本邦是處於不平等的地位，這是新時代所不容許的現象。因此，馬華文藝的時代性是新舊之爭，反對殖民、與封建的毒害，爭取獨立自由平等，以及華人應得的公平待遇。對舊的勇敢地破壞，對新的勇敢地迎接。

文藝作品誠然是應以現實環境為背景，然不能忽略歷史淵源，今日華人之在星馬，不論在經濟上或文化教育上都有些微成就，這都是先賢經百數十年慘澹經營的累積。歷史不斷的演進，且具有一貫相聯的永久性，絕不會中輟。一無限的過去都以現在為歸宿，無限的將來都以現在為淵源。是則馬華文藝的表現，絕不能忽略華人先賢們百數十年斬荆披棘忍苦耐勞的功績，更不能抹煞這種必能傳播久遠的歷史價值。

馬華文藝祇是在萌芽階段，思想耕種及培養、灌溉與扶植，希望從事文藝工作的朋友們和愛好文藝的青年共同負起這一繁雜甚重的責任。

果戈理是怎樣寫作的

知微

一、名作家的創作經驗與寫作過程對我們是有幫助的。A·托爾斯泰在「我的創作經驗」一文裏，就告訴我們在寫作之前，「準備是需要，匆忙是制止的」。他說：「匆忙是一件壞東西。多少熱情都白白洒到紙上了，一部好書出來了，風行了，消滅了——這只因為它裏邊是匆忙，沒有好好思索，沒有作用。」

在創作的過程中，我們自然會時常碰到困難的：時間、地點的具體環境的處理，人物的性格和他的發展，語言的運用，等等。有時每一個細微的問題都可以使我們放下筆來，決定放棄寫作。可是問題就在這裏，只有不斷的克服困難才會使我們成功。想沒有困難就獲得成果，這在寫作上是絕無可能的。

不過，如果我們能把寫作當成一種嚴肅的工作，在寫作之前有了充分的準備：熟悉我們所表現的人物和環境，克服組織材料和運用語言上的困難，通過正確的人生觀來表現你所想要表的主題，這樣不斷地做下去，細心的，慎密的，自然會慢慢達到理想的地步。

二、果戈理在他的創作中嘗受過許多的痛苦，他曾把他寫好的「死魂靈」草稿全部燒去，因為他覺得他寫就的那部草稿的內容，完全不是當時俄國社會的反映，是虛偽造作的，所以他燒掉它了。這種嚴肅的寫作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語言，是表達作品思想情感的唯一工具，許多大作家都重視語言的作用，而且很辛勤地發掘和選擇語言來運用在他們的作品裏。語言的豐富，真實和生動，也是使作品能打動人的感情的原因。果戈理在語言的準備和運用上，是化了許多心血的。他很注重收集生活裏的語言，他熱心的把凡是能够找到的稀有的文字、方言、術語等等，都寫進自己的筆記簿裏。他還傳下一卷他所編輯親身抄寫的「俗語古語稀用語集」。對於語言的勤勞注意和發掘的結果，使果戈理在他一切作品裏的語言上都有一種新鮮和細緻的恰貼事物的描寫。

果戈理是很注重民間語言的，他以為如果不向民衆吸收豐富的語言，那麼作品是無法達到精美的。在「死魂靈」一書中，他嘲笑那些貴族仍不

用自己的語言，而喜歡在他們的談話中夾雜着一些法國語或其他外國文字表示高尚。同時也證明着這些人對於本國語言智識的貧乏。

所以，他盛讚民語語言語彙的豐富。他說：「一句愜意的說出的言語，和黑字寫在白紙上相同，用斧頭也劈不掉。」

正因为他能細心地觀察社會上許多人物的生活，在生活中發掘一些新鮮的語言，所以在作品的語言的運用上，他達到了輝煌的成就。

三、但是，單單知道要重視民間語言是不夠的，要真正能使用它，還需要依靠在寫作的過程中不斷的補充，和克服困難。同時，在整個作品的完成上，除了語言的運用之外，還有結構、主題、人物的發展和怎樣處理的複雜問題。這就需要我們在寫作時要有嚴肅的態度，堅毅的不斷的努力

果戈理在他的整個創作經歷上雖然可以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這只是對於人生態度在各階段上認識的不同而已。但他在寫作的態度上一貫都是很認真的。

在給謝惟略夫的信裏，他這樣說：「我寧可餓死，不願發表那沒有分別，不加思考的作品，不要責備我！」

在給檢查官尼基勒克的信裏，他說：「每一個句子，我都是思索，用很久的考量得到的。同那種在別的作家一點不費什麼地一分鐘內就把它換了另一個句子的句子分離，在我是一樁困難的工作。」

這可以看出他在寫作上是嚴謹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像一些小名頭的作家毫無準備隨便亂寫的態度一樣。這也正證明一個真正的藝術家是要在不斷勞作中才能獲得這個光榮的稱號。而且，他首先應該是關心人類命運和帶有一付廣闊的心靈去真實的描寫現實的人。

果戈理是這樣具體的告訴我們應該怎樣寫作的，他說：

「過一個月，過兩個月，有時也許還要久些，你再拿出你所寫的東西來讀讀吧！你會發見有許多不對的，很多多餘的，和很多沒有達到的地方。你在空白上做一些訂正和註解，重新拋開那筆記簿吧。當下次讀它時，仍要在空白上添上新的註解，到那裏無處可寫了，就移到遠一點的頁邊。當全部都被寫成這情形時，你便親自來把這些文字謄在另一筆記簿上。這

麼就給你新的光輝，剪裁，補充，詞句的洗練。在以前文字中會跳出一些新的字句，這些字句非安置在那裏不可，但這些字句不知怎樣却不能起初一下就現身出來。你再放下那筆記簿吧！你去旅行，去消遣，你什麼也不要做，或者另寫別的東西。時間一到，就想起拋開的筆記簿了。你拿起它，讀一遍，用同樣的方法改一改。當又被塗抹的不堪時，你再親目磨一遍，你到這裏會發見，隨着文字的堅實，句子的成功和潔淨而來的，是你的手似乎也堅實起來了。於是每個字更加硬和堅決了。應該這樣做八次。只在八次的修改——必須是親手修改之後，工作才算完全藝術地了結，才會得到創作的真諦。」——(N.V. 別耳哥的回憶錄)這些敘述都是果戈理自己的創作過程經驗。從這段話中，我們可以知道他認真的創作和不斷地努力的情形。因為這樣嚴肅的創作，所以使他在藝術成就上，在語言上有了深刻和精緻的成就。偉大的作家在創作上尚且如此，我們寫作時更非不斷修改，和細心思考所創造出來的作品到底有沒有意義不可了。魯迅在談到寫作時，就告訴我們要把可有可無的字刪去，使文章乾淨。這一切，都是偉大作家們在寫作過程中給我們提出來的寫作示範。在寫作的過程上我們是要學習做到這樣嚴肅地創作的。

四、只是注意使語言和結構從藝術技巧達到精美的地步，還不能使一篇作品具有長久的生命的。使一篇作品具有長久的生命，那就需要這篇作品能真實和深刻的反映人生。果戈理的「死魂靈」之所以具有這麼輝煌的價值，是因為它真正的表現當時俄國的社會。可是果戈理對人生的認識過程上，他也是經歷過痛苦和內情緒的複雜的。

果戈理初期的作品浪漫主義的色彩相當濃厚，這時期的作品是充滿着幻想的，缺乏真實底生命的東西。雖然在他的作品中一樣充滿了美麗的語言。這時期是喜歡用這樣的文句描寫的：

「在薄淡的銀色的霧中，像點綴着草原的百合似地，包裹在白色的衣裳裏，像影似地輝煌着輕快的女兒們的身姿。……但是那些女兒們面色是蒼白的。身體好像是透明的雲彩織成的，射進了月光而輝閃着。」(「五月之夜」)

在後來，果戈理自己批判了這時期的作品，他說他不知道這樣的作品帶給人以什麼利益。因為這只是青春力量推動他這樣熱情的幻想而並不是反映現實的描寫的。

這一時期以後，他慢慢地突入現實，開始注意到人們的生活情形了。可是這時他却只想發見人間的醜惡，於是開始無關心的嘲笑。然而，對於一個追求人類美麗境界的藝術家，只是發現人間的醜惡却是痛苦的。所以他開始探索着在醜之外的美麗的人生道路。在「作者的懺悔」裏，他這樣說：「自從這時以後，人類與人類的心，比以前更多地成了我的觀察的對象了。」

他寫「死魂靈」的一個目的，是「想陳列出那尚未被任何人所批判過的俄羅斯靈魂的最高的特質，以及那尚未被任何人十分地打碎了的低劣的東西。」(「作者的懺悔」)

因為他對於人生較為了解，所以他的作品就顯得有內容和有力。藝術是生活的反映，越能熟悉生活，也就越能使作品的價值崇高。雖然，在果戈理的作品裏，憂鬱和暗晦的地方很多，不能給人帶來一條光明的寬闊的道路。但是在對當時一些上層人們生活的形態上，是暴露和描寫得很真實的，他畫出了當時的社會面貌。

五、作為一個有良心的作家，是應該排除個人私慾，而且應該帶給人們以一種高尚的情感和思想的。偉大的作家應該使人們從黑暗中看到光明，促使人們傾向和走上美麗的領域。

果戈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是他在創作過程中是經歷許多矛盾和痛苦的——那是個人私慾和藝術家的良心的矛盾。

因為真正的藝術家要忠於人生。可是私慾却也使他苦惱。從幼年一直到晚年，他總是夢想着官職和作一個英雄。

十八歲時，他給他母親的信裏這樣說：

「睡覺也罷，醒着也罷，總是夢見彼得堡與官職。」
在晚年「作者的懺悔」裏，他說：「在今日的俄羅斯，一切的職業，一切的地位，都是在切望着英雄的。」

果戈理就是這樣在切望着英雄的人物。但是這種個人利益的觀念就違背了他的藝術良心。這就造成他的苦惱，非得選擇一條勝利的路不可了。所以，在「給友人的信」裏就說到這點：

「我愛善，我追求着善。因此我憎惡我的賤劣，我要與他們戰鬥，要把他們驅逐出去。」

這就是他的內心強烈的苦惱爭執中的勇敢自白。雖然一方面在人生上他還是絕望苦惱的，可是在藝術上他却戰勝了內心的醜惡，這就是使他燒去了「死魂靈」的第二部手稿的原因。

同時，這也使他願意接受批評和敢於說出自己作品上的缺點。在給友人們的信中他總是要人家嚴格批評他的作品。在寫給茹考夫斯基的信裏，他說：「如果嚴格地正確研究一下，我在此刻以前的一切都是什麼啊！我覺得，好像我翻着學生底舊時的練習簿，在那裏面，這一頁是怠惰和空的日子；另一頁則是躁急和潦草。初學者的懦怯的戰慄的手，和頑皮者的大胆的惡習，代替着文字，却抹出了鉤子，因此，那手是應該挨打的了。」

這種敢於坦白的正視自己的缺點，是多麼令人感動啊！
果戈理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在寫作的過程上這樣刻苦自勵，何況我們初學寫作呢！我們是應該虛心地學習果戈理在寫作時這種嚴肅的創作態度，和敢於發見自己的弱點的精神的。

寫在月明的晚上。常夫。

照過我們纖小的影子，
見過我們淘氣的遊戲，
還是十年前的那個月亮啊！
今晚，
照着我，冷淒的！

我以緩緩的步調，
走過大街，
穿入一條小巷。
在熙攘的人群中，
有着像置身於，
荒塚間一樣的孤單！

草場上，
瀉滿雪白的月光，
夜——
迷濛如夢，
又像輕淡的青烟，
我幽幽地寂寞地伴着
自己的影子徘徊。
這一片土地
對於我們都是熟悉的，
過去是我們孩提求知的搖籃，
如今仍為教育我的地方，
它有我們過去的遊痕，
和我現在悵你遠懷的哀傷！

啊，年青的友人，
幾年來
你荷着鋼槍，
肩負神聖的責任，
東飄西盪，
如今

又爲了偉大的鬥爭，
而戍戎何方？
在這月明如畫的夜晚，
你也倚着枯樹，
凝望着明月，
悄然遐思嗎？
你一定會想念着
你的慈親，
但是請問你啊，
一個行旅的人
可還記得從前
那角垂釣的池塘，
和幼年時的同伴？

今晚，
夜空澄清得像潭碧水，
同一輪的明月
共着一天星，
我們的心靈該有些繫連吧？
更何況大家都站在
祖國自由的土地上，
爲着祖國盡力，
祖國是一定會勝利的，
我們的將來該也不至於黯淡。

膠 樹

· 葉綠素 ·

一棵膠樹
一杯膠汁
一顆種芭人的希望

膠樹湧出潔白的濃汁
是種芭人的希望
從埋入一粒黝黑的膠子
到茁茁生長
這悠長的夢月呵
同時也埋下希望進入胸膛

你從不會忘記這塊自己耕墾的土地
你從不埋怨爲照顧膠苗而受苦的軀體
你粗壯的手
撫愛着行將成長的膠樹
像撫愛着自己的兒女
心坎里的希望是那麽濃烈呵

拜芭人用心血澆植了膠樹
織成了種芭人鮮紅的希望
誰料這期待又得破碎
托辣斯的壟斷又迫使你再一步走近貧
窮哪

一棵膠樹
一杯膠汁
一顆種芭人的希望

堅忍與懶惰

碧

在古今史冊裏面，不知有多少成功的偉人，他們的成功多半都是得力於他們的堅忍不拔的精神。堅忍是成功的階梯，一個人如有堅忍的毅力，他已經把成功的綫索牢牢握在手裏了，縱使他經過九十九次的失敗，他也可以得到第一百次的成功。

我常見許多從事於事業的人，尤其是初入社會的性情浮躁的青年，往往忽略了忍耐和堅持的重要，以致一遇困難，就喪失了勇往邁進的精神，甚至半途而廢，終於一無所成。要知勇敢產生於決斷，而決斷則必須要有堅持才能有所依歸。不論是研究學問或做事，總要有堅強的精神，才能完全達到目的。否則銳於先而鈍於後，好像火柴的光芒一樣，不到一分鐘就熄滅了，怎能免於虎頭蛇尾之謂呢？

這裏我們不妨來為堅忍下一個定義。所謂堅忍，並不是隨意做去的盲目的努力，而是把目的，志願和熱心這三個東西融成的一種力量。人必須有目的，才能集中他的力量致力於某種事業，必須有熱心，才能對他的計劃發生一種保持的力量，必須有毅力，才能集中精力去打破自然的或人為的障礙。這三個條件，彼此都有聯帶的關係，既不容任意分離，也是缺一不可的。

我們不僅在人生的某一時期，或者在某種事業方面，才需要這種堅持的精神，而是在不論在那一方面，都需要有這種精神的。因為人的一生活，正如戰場一樣，內心的衝動，境遇的惡劣等等，往往會激發出種種劇烈的意志方面的戰鬥精神，這時倘能以堅忍不拔的精神去刺激腦筋，分明邪正善惡，那時才不致陷入墮落的深淵去。考爾史密士說：「我們最偉大的光榮，並不是在

保持永遠的不失敗，而是在每次失敗以後而能上升。」這是最正確也沒有的事實。記得密爾頓曾經很透澈的說：名人所遭遇的環境，往往以拂逆居多，他的得以打開一條成功之路，往往要經過許多抵抗和障礙。所以一個人能夠從他所有的材料裏面，勉力的抵於成功，實在是莫大的能事。不但前人如此，就是目前各國為人所崇拜或側目的人，他們的成功也決不會沒有堅忍兩個字的。不僅在事業方面如此，就是在時代生活方面，也非有堅忍不拔的毅力不可。人性都喜愛光明而厭惡黑暗，但歷史上決不是只有光明而無黑暗的，相反地，黑暗所佔的時間往往較光明更久，「長夜漫漫何時旦」之聲不絕於人們的耳鼓，已經不是一朝一夕了。中世紀的歐洲，幾乎有幾百年的時間，人們都在沒有文化中過生活，而古來的許多發見和發明，當其初出現時，也往往受到黑暗時封建教會的妒視。當黑暗的時代，勢力籠罩在頭上的時候，每個人就都需要用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來戰勝牠，忍受短期間的黑暗而獲得永久的光明。真理的光輝是萬古不磨的，一切人為的迫害，無論怎樣用盡心機，只不過是浮雲蔽月，徒見其心勞日拙而已。

為什麼我們對一件事物，不能始終堅忍下去，竟至半途而廢呢？這原因，細加探究起來大概有五個：第一是遷延不決，第二是怠惰心重，第三是容易灰心，第四是性急，第五是精神散漫，不能集中。遷延不決是人類最大的毛病，有些人想出了良好的計劃，或者接受了別人良好的計劃，却永遠不動手去作，坐視這計劃隨著時間在心頭腐爛下去；又有些人雖然動手去作了，却始終慢條斯理，以為今日不作，還有明日，用不着如此急急，終於蹉跎復蹉跎，再沒有作成的一天，於是事情也就不因不由的半途而廢了。要克服遷延的毛病，必須養成按時工作的習慣，同時還要使自己對工作發生興趣，這樣就決不怕對自己所作的事不能堅忍到底了。

懶惰也是人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牠對於人們的害處比遷延不決更大。遷延不決的人到底還有想去作的意念，懶惰的人却根本不想去作，他的頭腦裏充滿了想像，只想坐享其成，安坐在家裏等候着好運氣到來。想像固然也是人生中所不能缺少的，一切偉大人物的成功，中間不能不經過一個想像的階段，但想像必須伴之以實行，這想像才有價值。懶惰的人所以不能成為偉人，就因為他只知道想像，並且就以這想像為滿足，從來不曾想到如何去把這想像付之實現。這種懶惰的毛病若不消除，不要說不能堅忍下去，簡直是任何事情都作不成功的，而要戰勝懶惰，必須由你自己不斷的鞭策自己。最好每天寫日記，經常地檢查自己的工作，記錄自己的想像，看那些工作是半途而廢的，就盡力去完成牠，那些想像是有實現的可能，卻從未去實行的，就盡力去實現牠。能够如此，還怕懶惰不被你征服嗎？

懶惰的人最容易灰心，這是不易的定論，但不懶惰的人不見得就不會灰心，有許多人作一件事作了兩三次沒有成功，就心灰意冷地以為沒有成功的希望而放棄不作了。為什麼他們這樣容易灰心，不能堅忍下去呢？這無疑地是由於他們的意志和信仰的不堅定，所以要使自己不屈服在灰心的面前，最要緊是使自己具有堅定不移的意志和信仰。灰心固然是要不得的，性急却也是人生中的一個缺點。有些人一生的失敗，就失敗在性急上面，他不論作什麼事情，總巴不得在一時一刻內就完全作好，却不知道萬事欲速則不達，一件事物的成功，總有牠必經的程序，我們至多只能用科學方法作事以求縮短這程序，却絕對無法改變這程序。「羅馬城不是一天造成的」，與其進退退速，倒不如按部就班，循序前進的好。精神散漫不能集中也是使人不能堅忍的原因。我們在作事的時候，往往會受着外來環境的影響，或內心意願的煩擾，而使自己的精神渙散，無法完成自己的工作，要克服這缺點，就得集中意志，專心致志地去作。

談批評

· 抗志 ·

我以為，不論誰在他的一生中，都會經過過或大或小的錯事。假使想要避免重蹈覆轍，就需時時刻刻自我檢討和接受他人的規勸，忠告及批評。平時，一個人很難發覺自己的缺點，以為自己所為所做的都是無可非議的，由於每個人都常帶有濃厚的主觀成份，所謂「當局者迷」就是這意思。但幸虧旁觀者清，指出我們的不是，使我們不至於入迷途而不知返，所以我們應時常虛心地接受人家的批評。

批評可說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原動力。有了批評的存在，人類才能進步。因為一切事情的進步，並非偶然的；而是要有意識的努力、合作和團結，才能有真正的進步，要具備這些條件，便非沒有正確的批評做他的引導不可。由此可見批評的重要性。

有人說，因為有了批評的發生，大家都畏首畏尾，拘拘束束，不敢放膽去幹，使到各方面的進步停滯。我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譬如拿文藝來說，英國文學的十八世紀，法國文學的十九世紀，非常蓬勃，同時，當時的文藝批評也很發達，一般文學史家都稱之為批評時代。所以可說二者是應運而生，相輔而行的，況且批評是隨着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

然而，批評者應該抱着怎樣的態度？吹毛求疵或無的放矢可以嗎？不！二者都不是批評者應有的態度。批評者必須依據客觀的事實，通過主觀的權衡，去讚揚特長或指正缺點。正確的批評是應該兩面都顧到的，不論是優點或缺點，都要加以分析，說明和解釋；絕對不可感情用事，作過事渲染及誇張

。否則，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是無濟於事的，而且還會引起人家的反感，甚至鬧出禍來。我們不是常看到有所謂筆戰之事嗎？就因有人的文章發表後，受到他人的曲解，批評得一文不值，狗屁不通，於是他感到丟了面子，老羞成怒，接着來一個辯護或反擊。這就是不善意的批評所引起的結果。還有一類專門以捧場為能事的批評者，為了討好對方起見，凡事恭維阿諛，連人家放的屁也說是香的。更有一些自稱為批評家者流，看見對方活着的時候，便守口如瓶，怕生事端，等到人家撒手塵寰後，於是伸出龜頭，亂吠一通，歪曲事實，斷章取義，隨意臆評和武斷。這些所謂批評都是要不得的。

受批評者的態度也需要謙遜，絕對不可存着惡意或給人家一個不理睬。假如對方的批評是誠意的，真摯的，那麼我們有何理由不接受呢？若是對方的批評並不中肯，也可以平心靜氣地辯解。若對方是無理取鬧，存心謾罵，那便應該給予反批評。總之批評者與被批評者都要以是非曲直，也就是要以真理為依歸。

總之，批評是非常需要的，它好像輪船的指南針，黑暗中的明燈，不過批評及被批評雙方的態度都要誠懇，善意，唯有這樣，大家才會進步，社會才能進展。

所謂尊嚴

· 丁香 ·

在青年人之間，我們時常發現這種現象：在爭論一個問題的時候，往往給「尊嚴」這種潛意識所操縱。為了保持所謂「尊嚴」，於是就在「非打倒對方不可」這個原則下，不惜將「真理」從「問題」裏踢踢；在遭到對方批評的時候，認為有傷「尊嚴」，

於是乎漲紅了臉也要不分青紅皂白地斥責對方的「批評」為「攻擊」。這種顛倒是非，置真理於不顧，而死抱着「尊嚴」的殼子不放的人着實可憐，這種「尊嚴」我想在詮釋上和「無耻」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原形畢露

· 丁香 ·

「活躍」是好的，但在某種情況下，並不是對於人生積極的表現。因為現在在馬亞有一些青年把活躍當做「出風頭」的盾牌。當然他們的目的不外是想要獲得人們的讚許和另眼相看，以發洩個人的風頭慾。他們之所以「活躍」既是建立在這種不正確的、歪曲的、跡近荒謬的基礎上，自然是經不起現實的考驗的，只要一碰到困難，便再也掩飾不住，而致「原形畢露」了。

友聯活葉文選

本訂合集辰
編而學同上三初馬星為專

本集共選有古文今文共卅三篇，係按照馬星馬各地區初中三年級上學期的國文課程來編的。每篇文章後面包括「作者、題解、正文、註釋、語譯、提示」等六項，不論教者學者均可以此作為參攷。

發行者 星吉友聯書報發行社
怡橫

每冊定價叻幣二元五角



秦放

清晨，正是菜場最擁擠的時候，小販各自扯着喉嚨高聲叫賣。在一棵大樹下，一個孩子的聲音叫着：「大金山橙，大蘋果！」「熟香蕉，金山提子！」

這座水菓攤，無疑是菜場上最漂亮，最清潔的攤子。一排金黃色的橙子，大而圓的沙田柚；高掛着成串的香蕉，加上幾株艷紫的葡萄，一陣陣泛出清甜的香氣。最令人注目的還是正中擺着的大紅蘋果，鮮紅中泛着紫色，亮晶晶地，一個個昂挺地立在那裏，頭角峰嶸像一隊年青的士兵。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坐在一旁閒適地吸煙，那孩子兩眼瞟着行人，誰向這邊望，他就衝誰叫嚷兩聲。

一個婦人停在攤旁，問蘋果的價錢。

孩子搶着回答：「一元四一磅。」

這些蘋果是這攤子最名貴的貨色，向來只有父親招呼，不許他動手的，他看父親在吸煙，所以借着機會搶着回答。

他看父親仍然吸着煙，沒有禁止他，於是在講好價錢後，他很仔細地將顧客所挑選的蘋果放在紙袋內，包裝好，還笑容滿面地說聲「謝謝」。

這個孩子叫顏強，他生下來就沒有母親，一直隨着父親在菓攤旁長大，今年他已經十歲了，可以幫忙作好多事：叫賣，經手賣些賤價的貨品，幫助包裝，閒暇糊些裝菓品的紙袋，在家裏還要幫忙整理菓箱和貨品。

顏強是個很好的孩子，對小朋友們友愛，聽父親的話，每天勤奮地幫着父親作生意，一點也不知道憂愁，也沒受過痛苦。除了生病，顏強認為生病是人類最大的痛苦，混身疼痛，不能吃、不能玩，還要喝苦藥。

顏強今天特別興奮，因為他也可以經手賣最高貴的貨品了。叫賣起來聲音格外宏亮，直到傍晚，一些也不覺得勞累，回到家還不住向父親問：

「爸爸，大蘋果多少錢一箱？幹嗎它賣的那麼貴？」

「從老遠的地方來的，百多元一箱哪！」

「嘩，」顏強吐了吐舌頭，「它好吃嗎？」

父親點點頭，靠在輪椅上。

「甜嗎？是不是比沙糖還甜？」

父親閣上眼胡亂答應着，慢慢睡去，因為夜市他還要挑着擔子去賣甘

蔗。

顏強仍然思索着蘋果的問題，這種奇怪的東西，價錢這麼貴，一個蘋果比兩斤香蕉還要貴，以後倒真要當心些呢。

第二天，顏強起來就幫着父親整理貨品，試探性地挑了一個小些的蘋果用布擦拭，輕盈地，很小心地。一面祈求似的望着父親。顏強看父親沒有禁止他作這工作，又拿起一個大的。

「小心點啊，別掉在地上！」父親說。

顏強由父親說話的聲調，知道已經允許他作擦蘋果的「高級」工作，感激地望望父親，更仔細地擦着，經細布擦拭過的蘋果，格外紅得可愛。他還用小手指襯着布伸進菓蒂挖出那些不乾淨的東西。

這天的生意很好，半箱蘋果賣得只剩下一個，父親把這隻蘋果給了顏強。他歡喜得幾乎跳起來，他想不到父親會把這種名貴的水菓給他。而且他一直覺得這種蘋果專門生來給有錢人家孩子們吃的，從來沒奢望過能得它，而且也沒看到窮孩子買過，他能够賣和整理這些蘋果已經滿足了，今天他居然獲得一隻大蘋果紅，他直感到是無上的光榮，而且有些驕傲。顏強望望手裏的蘋果，愛惜地用衣襟輕擦着，更紅而泛起一層光彩，他滿意地笑了。

飯後，顏強帶了蘋果向屋外走去，穿過一些小道，在一座小木房前停住，高聲叫：「阿玲，阿玲，」他叫了兩三聲都無人答應，剛想轉身回去，覺得背後好像有人，回過頭來，一個嬌小的女孩子，正淘氣地向他作鬼臉。

「叫你也不答應，儘想吓人！」顏強有些責備似的說。

阿玲睜着兩隻大眼，望着他，突然把鼻子一皺，伸出舌頭又作了一個鬼臉，然後笑着向前跑去，顏強也隨後趕去。

他們跑到山坡的一棵樹下才停住，顏強喘吁吁地說：「別亂鬧，我有好東西給你！」

「什麼好東西？」阿玲整理着小辮子。

顏強很莊重的蘋果把拿出來，兩手牽着向阿玲面前送去。

「啊，」阿玲驚異地叫着，「這，這就是你說的那種『奇怪的蘋果』呀！」

顏強很神氣地點點頭，把蘋果遞給阿玲。阿玲用手摸摸，一好像比擺在攤子上還大，「說着又放在鼻間聞，一股清香氣息，甜絲絲的。」

顏強接過蘋果，「來，我們分開吃。」

「不，我要留着玩。你看它多紅，阿玲又拿過來用臉頰貼着，「我」

直想嚐嚐這種蘋果的味道，可是現在又捨不得吃它了。顏強無奈地望望阿玲和她手上的蘋果。

這隻蘋果給這兩個孩子帶來無上的喜悅，留到第三天才把它分開吃來，關於蘋果香甜的味道，直回憶談論有半個月，對旁的孩子示威式的炫耀更不計其數。

連天都下雨，顏強爸爸的生意很不好，有時一天只買兩三塊錢，有些菓子霉爛了。顏強也有好幾天沒去找阿玲。這天下午放晴了，收市以後，顏強趕着找阿玲，在門外叫了半天，不見答應，他以為阿玲又想捉弄他，向四外望望也不見人影，他怔呵呵地想回去，忽然隱約聽到有人呻吟的聲音，像是由阿玲的房內傳出來，他扒窗前聽，似乎就是阿玲呻吟。

他不顧阿玲家人的申斥，輕輕敲門，門應聲自己開了，房裏沒有人，他悄悄走進去，他推開裏房的門，阿玲正躺在床上，消瘦了，兩頰通紅，望到他，不知爲什麼她流下眼淚。

顏強不知所措地立在床前，生硬地說：「別哭，是不是生病了？」

阿玲點點頭，仍然抽泣着。

顏強想起他生病時，父親總是撫摸他的前額，於是，他也去摸阿玲的前額，很燙手。「你沒有吃藥？」

阿玲搖搖頭。顏強很着急，他知道生病是很痛苦的，但是不知道如何能使她減輕痛苦，他焦急地望着阿玲。

半晌，他問：「你想要些什麼？」他只希望能爲她盡點力，雖然不一定可以減輕她的病。

阿玲仍然沒有說話。

「我給你再拿一個大蘋果來好不好？」

阿玲點點頭，臉上露出笑容，感激地望着他。

顏強笑笑，退了回去，在門口碰到阿玲的叔叔，他驚慌地鞠了個躬，然後跑開了。

第二天，顏強仍舊隨着父親作生意，一些霉爛的菓子都拋棄了。回到家裏，顏強向父親要一隻蘋果。但是，父親心裏正不高興，於是拒絕了，並且罵了他一頓，說他不應當這樣嘴饞，他要分辯，但父親已經出去了。

顏強呆呆地坐在屋裏，又羞又恨，不由哭泣起來。他向來沒有向父親要求過什麼，第一次就被拒絕了，還罵他嘴饞，但他並不是自己想吃啊，父親這麼不講理，他不由怨恨起來。「箱子裏有幾十隻蘋果爲什麼我要一個都不給，不講理的父親！」顏強詛咒着，「不給我，哼，我偏要，我會自己拿一個！」

顏強忽然想起偷來了，他知道隔壁的馬仔就時常偷東西，自己偷父親一個蘋果似乎也不算什麼，何況不是爲了自己吃呢。

顏強想了半天，爲了阿玲的病和對父親報復，他決定偷一個蘋果。他悄悄打開菓箱，半箱大紅蘋果呈現在眼前，他的心不知爲什麼劇跳起來。兩手顫抖着挑選了一個最大的，忽然又覺得不好，換了一個小些的

，急忙放在衣袋裏，放好箱子，拉開了房門，父親正立在門前。

「這麼晚，到那裏去？」父親嚴厲地問。

「不……不到那裏……」顏強覺得整個身體，好像都粉碎了。

「快睡覺，不許亂跑！」父親向顏強望望走了進來。

顏強混身在冒着冷汗，低頭跟着父親，心不住嘖嘖劇跳。父親走過去看了一下菓箱，回頭說：「明天早些起來，把菓箱整理一下。」

顏強用力答應了一聲，但聲音並不大。

一夜顏強都沒有睡熟，恐懼、羞愧交集心頭，他覺得比生病還痛苦，他茫然不知爲什麼偷了一個會這樣難過，但撫摸着藏在被下的蘋果，覺得它一些也不可愛，而且有些恨它。如果父親發覺他會偷盜過一隻蘋果，一定會用大棍子打他一頓！不，也許會把他趕出去；也許會送到警察那裏關在黑房子裏面。他越想越怕，蒙起頭在被裏哭泣起來。

天剛剛亮，顏強就悄悄起床，他決定把這隻蘋果送還菓箱裏，他無論如何不能保留偷來的東西。顏強輕輕打開菓箱，把蘋果放進去。心裏輕鬆了許多，他把菓箱和應用的東西整理好，父親才醒來，父親誇讚了他幾句，顏強更高興了，昨晚恐懼和不安，已經在心中消逝了。

在菓攤旁顏強像愧疚又像興奮，作事特別賣力，叫賣的聲音也格外宏亮；盡力招徠顧客。到了下午，顏強因爲昨夜沒有睡好，再加上勞累，不住地打哈欠，但他還是盡力支持着。父親問他是不是生病，叫他休息一會，但他不肯，他愈勞累好像心裏愈安樂一些，直到收市回家，顏強已經疲憊極了，再也支持不住，沒有吃飯就睡去了。

顏強醒來時，太陽已照進屋內，父親和菓箱都不見了，他想父親一定自己擺攤了，於是急忙起身，枕邊一個硬梆梆的東西碰了一下，望望却是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先是微怔，繼而想起一定是父親給他的，他高興地抱着蘋果親吻，自言自語地說：「爸爸真好，一定是爸爸給我的。」

顏強穿好衣服，胡亂洗了一把臉，急忙將蘋果送了給阿玲，頭也不回就向菜場跑去，他一邊跑一邊唱，在人叢中鑽來鑽去，他一看到父親，就高聲叫喊：「爸爸，爸爸，」他跑到跟前，拉着父親的手天真誠摯地說：「謝謝你！爸爸，你真好！」

一個清脆宏亮的聲音在菜場裏飄揚着：「金山橙，大蘋果，熟香蕉，菩提子！」

小啓

本期稿擠，「一個排字女工的日記」下期續完，敬希讀者作者原諒！

編輯部

今天我又回到久別的S鎮來了。奔了一天的我，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也許是故地重遊吧！特別引起我興奮的感情，我底心絃在強烈地激動着。

我爬起身來，重又走上鎮的「大街」，在街上遊蕩的人們，大都已回家去了，連那最熱鬧的「小鐘樓」也空蕩蕩地，不見一個人影。

月亮高高地懸掛在湛藍的夜空，向大地投射着銀色的光華。散佈在街旁的幾株高大的椰樹，也向人家的屋頂上，院子裏，投下朦朧的陰影。屋旁的花架上，清香的夜來香，秀而嫩綠的葉子上，懸着晶瑩的、珍珠似的露珠；大街上飄盪着濃郁的花香。……

溫馨而美麗的月夜，分外幽靜，迷人。

S鎮，在這溫馨的夜裏，靜靜地酣睡着，在那些黑洞洞的散發着睡眠氣味的屋子裏，不時地傳出了年青姑娘們底夢囈聲；躺在母親懷裏的孩子們底鼾聲。

我踏着幽冷的月光，穿過「大街」，熟悉地向着密密層層的李君的果林走去。林子裏很靜，只有夜啼的鳥在林的深處，不住地啼叫。果樹的嫩葉，在微風中絮語；蝙蝠，煽動牠那半透明的黑紗似的翅膀，在樹枝的空罅間沙沙地飛翔。

這一片方圓數里的有名的S鎮李家果林，林裏大部分為紅毛丹與山竺的果樹。蒼鬱葱蘢，活像一片綠色的大海；清晨和黃昏，果樹的梢頭，總是浮動着一層白濛濛的烟霧，也活像籠罩在海面上的霧氣。

十年前當日軍侵略了S鎮後，我們的英雄們——抗日志士，就經常在這片大海似的果林中出沒，打擊着那些野獸般的日本鬼子；那時果林裏常震響着槍聲，樹下還常常散落着許多被炮火打斷的樹枝與果實。

S鎮，沒有一晚能睡得像今夜這樣安寧；果林也從沒有像

故(地)的(一)夜

· 史 偉 ·

現在這樣繁茂，幽靜。

像回到母親的懷裏，在闊別了七年的S鎮，一個人、一棵樹，都能引起我的許多思念和感慨，都能激起我心靈上強烈的激動。


月亮已經爬在正中了，樹林裏濃蔭重重的地上，投射着斑斑駁駁的月光。風來了，樹枝搖曳着，月光樹影一齊晃動起來，婆婆地活像微風吹動着碧綠的湖水，我漫騰騰地走着，朝着鮮花怒放的果樹，聞着陣陣的花香，我的心裏充滿着愉快，似乎和它們共同分享着春天的快樂。

我在林子裏長久地躑躅着，像造訪我底久別的朋友；對於每棵樹我都要輕輕地撫摩它，仔細地打量它。突然，一株枯樹擋住了我的去路，樹頭已經去了大半，只有三兩根光禿禿的枝杈，孤伶伶地伸向天空。我猛然想起來了：這一棵是紅毛丹樹

。所以，我們都叫它做「老頭兒」。

當日本鬼子南侵時，S鎮淪陷了。是一個有朦朧月色的晚上，鬼子的飛機來了，大哥抱了我，急忙躲進林子裏來。不料鬼子兵突然來圍困這林子；我們的抗日英雄們也毫無疑問地向鬼子開火，大哥抱了我就是隱伏在這棵老樹下，林子裏全是槍聲，鬼子們不斷地用猛烈的炮火向林中轟擊。突然，一棵炮彈直向我們面上飛來，在樹下爆炸了，我馬上暈倒了……

到醒來時，槍聲已經停止了，鬼子也退去了；我仔細看看周圍，只見我們隱伏的那株老樹的半腰上，打了個大缺口，斷枝還在冒着一縷縷的黑烟。它死了，用它它那粗壯的軀體，保護我與大哥的安全；也保護了生長在它周圍的小樹兒。被它保護下來的小樹，都在蓬勃地生長，有的已經長成了大樹，開花結果了。我呢！也依然健在，可是它却死了。



自己的歌

無涯

假如羸弱的靈魂注定了要受鞭撻，
假如人間仍沉淪于吃人的泥沼，
豺狼的嗜嚙白兔原不是件奇事。

假使這裏不盡是饕餮無厭的饞嘴，
假使這裏還存有一點點人道，
我們願揮灑我們的血與汗來耕荒。

假若這地方已撒下了愛的種子，
假若我們的勤勞已結出豐滿果實，
我們將與我們的土地同呼吸共存亡。

我們奉獻了所有的一切甚至生命，
我們就在飢餓與痛苦中輾轉蠕動。

高貴的主人，
譚笑的奴隸總管呵，
我們要站起來，
我們要過人的生活！

我們要說出我們心底的話，
我們要唱出我們自己的歌。

蚊

玉裕藩

黑夜裏出來活動，
白天畏懼陽光，
躲藏在暗角裏。
幹害人的勾當。

消滅了牠吧！

新生

蘇蕭

苦的掙扎，
痛的呼號，
一個新生命，
將要降臨的預告。

歌唱

趙宗信

旅途給我以辛勞，
休息給我以安慰；
因而我為行旅歌唱，
從昨天直到今天。

生活給我以香醇，
生活給我以苦酒，
因而我為人生歌唱，
從昨天直到今天。

日子年年的流，
時代悄悄地轉；
因而我為世紀歌唱，
為一個光輝的明天。

多少希望要追，
多少志願要還，
因而我為理想歌唱，
為一個豐收的明天。

鄉村里的鐵匠

謝世禎譯
H.W. Longfellow

在一棵枝葉鬱茂的栗樹下，
是鄉村里的鐵店；
那鐵匠是個魁梧的人，
兩手巨大而力強，
他粗壯的臂膀上的肌肉，
好似堅硬的鐵棒。

一禮拜又一禮拜，從早到晚，
你能聽見他的風箱在吹奏；
你能聽見他揮舞着沉重的大錘，
緩慢而有節奏地敲着，
像教堂的看守敲着村里的大鐘，
在夕陽西下的時候。

孩子們從學校里回來，
站在鐵店門口張望；
他們愛看燃燒着的火爐，
又愛聽那咆哮的風箱，
那些飛開來的火星，
活像穀場上亂舞的米糠。

衰老

心笛

向南方，粼粼的水波挾着一個個美夢
流走了，
落日的餘暉也沒對沉睡者告別。
我未醒，冥冥裏
我伸出乾癟的手摸索已失去的竹馬和乾餅。

向風抗議

興周

會記在數不清的時日裏，
我的心聲忽起變化，
它原本也該變成音樂上的
絃律，好讓我自由地彈奏。
但它却變成了一縷青烟，
彎彎曲曲地向上升舉。
屬於雲霧的歸於天空，
屬於晶瑩露珠的歸於江海。
其實雲霧雨露不也是一家？
不幸它遭受種種折磨，
竟被狂風無情地擊打，
使它支離破碎，無影無踪。
× × ×
畢竟心聲原有生存的幻術，
它有一套變不盡的丹方，
能化零爲整，也能化整爲零。
它相信暴風總有停息的時候，
因而又自在地在晴空中飄蕩，
它於是對躲藏着的暴風揚聲說：
「待我踏入雲霧的陣營時，看你
還敢再向我痛下滄手！」

在海邊緣

鄭少煜

風雨冷不了我們
這一羣年輕人的心。
我們的歌聲、笑聲，
飛揚
在細雨飄落的道上。
風來也罷，雨來也罷，
爲了達到我們的願望，
我們努力啊！努力，
那怕路程的坎坷與長遠！

我們向大路邁行，
向羊腸小道前進，
穿過了椰林下的村落，
踏過了小河上的木橋，
走出了長滿野草的路。

呵！雨停——天晴了；
灰色的殘雲沒有了，
溫暖的太陽又出來了啊！

一道潔白的沙灘在我們脚下，
一片綠色的大海在我們眼前，
一陣熱烈的歡呼在我們心上。
微風吹過綠色的海面，
海笑了啊！

親愛的伙伴，
讓我們在樹蔭下拾取枯枝，
讓我們在這雨後的晴天，
讓我們在海邊緣，
燃起又紅又熱的火吧！

呵！燃燒的火箴，
烘熱了我們的臉，
溫暖了我們的胸懷；
我們圍繞圓圈，緊拉着手，
跳舞在火的四邊，
我們跳舞在海邊緣！

沒有懷疑、畏縮，
沒有煩惱、憂傷，
祇有愉快的歡笑，
祇有快樂的歌唱：
讚美一塵不染的沙灘，
讚頌給我們光與熱的火，
讚揚遼闊無邊的海洋。

我們歌頌：
忠實的友誼永不朽。

我們的心地像沙般的純潔，
我們的理想像火樣的燦爛
我們的希望像海似的莊嚴。

種子在我們心田發芽，
微笑在我們臉上發光，
歌唱啊！大夥兒
在海邊緣

耕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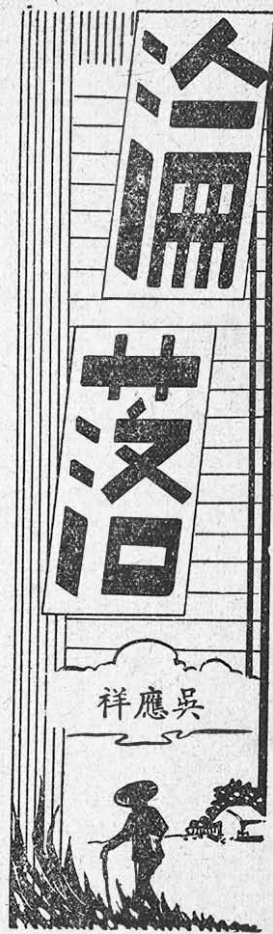
川芳

朋友呀！
這裏有肥沃的田壤，
這裏有遼闊的土地，
要我們來開發，耕犁。

朋友，
就耕吧！
不播種，就沒有收穫；
不流血，就沒有勝利。

朋友！
是耕耘的時節了。
土地上的荒草要靠誰來拔除？
肥沃的田野要靠誰來灌溉？

能勸能剛者來，
出汗出力者來，
追求真理的人，
來吧！來吧！
這裏有耕不盡的土地，
要靠我們大家動手一齊努力。
朋友！荷起鋤頭，
拿起工具快快來參加耕犁！



龍嫂一聽這消息，頓時感到一陣目眩，眼前一黑，差點昏了過去。她靠在桌上，用力支持着身子：「不會傳錯消息吧？」

警官黑起臉孔，暴燥地叫道：「這是根據他的居民證知道的。別把我們警察看成個個都是飯桶！」

「那麼，現在怎樣了，傷重嗎？」

「照情形看來，也許會很嚴重。」

「嗚……亞龍呀……」

龍嫂感到一陣心酸，晶瑩的淚珠湧出了眼眶……

那警官似乎聽得不耐煩了。

「怎樣？你要去看他不？現在哭也沒用了。」

龍嫂只好停止了哭聲，匆忙地收拾幾件必需的東西，再抱在那從夢中驚醒的兒子跟着警察上車。

醫院裏。

龍嫂隨着警官走過一列列的病房，最後終於到達了。

警官向護士問了幾句話後，就走到一個全身被綑帶包裹着的人面前，對龍嫂說：

「這就是你的丈夫了。」

那病人還未清醒，他的頭被綑帶包着，只剩下雙眼和鼻孔，血水滲過紗布染成深紅色。

看到這情形真教龍嫂心疼，也瀕不敢相信，這就是自己的丈夫，更希望這人被警官辨認錯了。病人忽然起了一陣騷動。龍嫂想撲過去抱住丈夫痛哭一場。可是護士急忙制止她，說：

「病人還沒有完全清醒，不能夠讓他受到吵鬧的。」

這晚，龍嫂就在醫院裏過夜，她沒有瞌睡，悲痛的思緒一直刺激着她底心扉。

孩子或許也感覺到了事態的嚴重，驚慌地不停地哭着。

第二天早上，病人情形已稍微有點好轉。龍嫂忍住淚水，強收了哀愁的臉色，很體貼地安慰丈夫：

「亞龍，你安心休養吧！別為家裏的事擔心。」

「唉！你們的日常生活全依靠在我身上，如今怎能教我不為你們擔憂？」

「你放心吧，我可以收點衣服來洗，並且多修補幾件衣褲，總不致餓死的。」

「你，你真太好了，我對不起你，我沒有能力養活你……」

「別說這種傷心話了，你會好的，靜靜地休養吧。」

這時護士進來了，後面跟着一個醫生。經過打脈，測溫度等檢查後，醫生把龍嫂拉到一邊說：

「病人需要安靜，你先回去，到規定的看病時間再來。」

「那麼，他的病勢怎樣？」

「現在已沒有性命之虞，」醫生頓了一下，「不過，那雙腳怕有殘廢的可能。」

夜已深了，空氣是冷冽，寂靜的。

亞龍嫂正埋頭坐在桌旁，很緩慢地，一針一針地縫着衣服。

壁上那斑駁破舊的時鐘很清脆地敲了十二下。專心縫衣的龍嫂伸了伸懶腰，打一個呵欠，望着牀角熟睡了的孩子，狐死地自問：

「唉！十二點了，亞龍為什麼還沒有回來？」她停了一下，忽然若有所思般說：「哦！今早晨尾跳，也許是個不祥的兆頭！」

她隨手把油燈扭亮點。暗黃的光線照在她底臉上，蒼白的臉色更蒼白了。

「老天也該保佑呵！幾年來，我們全家一直捱着牛馬的生活。亞龍如有三長兩短的話，我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時間一秒一分地過去，她焦急地等待着。

夜更深了，疲倦侵襲着她。

「趕快做自己的工作吧！這些衣服要在明天交給人家的。別再胡思亂想了。」

於是在，龍嫂又重新拿起針線……

突然遠處有嗚嗚的凄切的馬達聲，一會，這聲音在茅屋附近停下了。

紛亂的脚步急促地走過泥濘的小道。

過後，正為這事而驚愕的龍嫂聽到一陣急劇的打鬥聲。

她手裏冒着冷汗，囁囁地說：「誰呀？這麼夜還到來做甚麼？」

外面是一個粗壯的回音：「我們是政府人員，快開門！」

龍嫂終於鼓起勇氣把門開了。進來的是幾個雄赳赳的警察和一個警官。

「這裏是吳振龍的居處嗎？」

警官問。

「唔！請問有何貴幹？」

「吳振龍是不是三輪車夫？」

「是的！」龍嫂點點頭。

「是你丈夫吧？」

她不同意，只是又點了點頭。

「他剛才遇到車禍，已進了醫院。」

「難道真的沒辦法？」龍嫂焦急地問。

醫生搖搖頭，失望地說：

「希望很少，不過，我將盡全力去救治他。」

龍嫂的心像給尖銳的鐵器刺了一下。她的淚珠淌了下來，淌在蒼白的臉上。

三

在充滿悲傷氣氛的日子裏，龍嫂雖然加倍努力，但孩子的養育費、丈夫的醫療費、自己的飯……一大堆，使她不得不把一些比較貴重的東西變賣。

這天，龍嫂一大早就趕去替別人收些衣服來洗，剛到家門時就聽到有人叫她，她回頭看看，原來是街坊上那個肥婆——專門放高利貸的張嬪。

「龍嫂，大清早從甚麼地方回來，近況可好？」張嬪問。

龍嫂對於這個吸血鬼向來就存有厭惡的意思，現在也照例勉強和她敷衍：

「亞龍遭了車禍，早點出去找些衣服洗。往日倒不打緊，現在一切事務全是我負擔，不早起怎麼行！」

那個用肥腫的手掌把臉上的汗水一抹，隨後彷彿很關心地說：

「亞龍傷勢怎麼樣了？」

提起亞龍，龍嫂不覺又悲傷起來，鼻子一酸，眼眶就擠出了粒粒的淚珠：

「唉！性命倒不打緊，只是那雙腳已不中用了。」

張嬪面上突然起了光彩，她先安慰了龍嫂，然後從袋裏拿出三張紅色老虎紙，說：

「龍嫂，這裏是三十塊錢，你先拿去用吧。」

看見三十塊錢，龍嫂嚇了一跳，她不敢拿，猶豫地看着張嬪。

「龍嫂，我同情你的遭遇，三十塊，小事情，我又不要你的利錢，你拿着吧，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還我。」

龍嫂緊張地推開張嬪的手：

「不，不，我不要你的錢！」

「好吧，好心好意幫你的忙，又不要你的利錢，你倒不受……」

張嬪一面說，一面把手裏的紅老虎幌來幌去，眼睛盯着龍嫂。

三張血紅的老虎紙耀得龍嫂眼花。米沒有，丈夫還要醫藥費，一狠心，龍嫂把錢接了過來。

「慢慢還你，張嬪……」

這天，張嬪還大發善心，幫龍嫂煮好飯才回家。

不久亞龍出院了，因雙腳已殘廢，便呆在家裏，沒有工作可做。在這期間，他們受到張嬪不少金錢和物質方面的幫助。

一天，張嬪又來到亞龍的家，亞龍正在靠門的椅上睡着了，客廳裏空無一人，廚房裏不時傳來細微的水聲。於是一絲陰險的好笑浮現在張嬪那滿佈橫肉的臉上，她小心翼翼地放輕脚步，進入廚房。

「真不好意思，又麻煩你老人家到來。」龍嫂見客人進來，手上的肥皂泡沫還來不及洗掉，便站起身迎接。

「天氣這麼熱，你還有心情洗衣服？」

「唉，沒辦法呢！」

「看你真是可憐，我說呀，你還是……嘻嘻……嘻嘻……」她的話中斷了，臉上有神秘的氣氛。

龍嫂被這舉動愣住了，她很懷疑地追問：

「甚麼？你說甚麼？有工做嗎？」

「唔，這……」張嬪在龍嫂耳旁吱吱唔唔地咬了一會。

「這怎可以呀？太對不起他了！而且我也要顏面的。」龍嫂驚惶的說。

張嬪頓時黑起臉孔：「你要臉子，誰叫你嫁了這種好丈夫，還說對不起他。」

「那麼，從前你欠下的又怎辦，難道想這樣馬虎過去嗎？」

「我不是這麼說，你想想，那是多麼下賤的行動呀。」沒血色的臉孔上，紅腫的眼眶裏湧着一泡辛酸的眼水。

「你哭也沒用了，幸虧你還有點姿色，我可以幫助你。」

經過一段很長時間的談判，龍嫂終於莫可奈何地說：

「好罷，等今晚我考慮後，才答覆你。」

於是，張嬪便帶着勝利的神態回家了。

一星期後，一輛三輪車在××旅店停止了，下車的女人打扮得十分妖冶，臉上塗上了整寸厚的廉價粉和口紅，濃馥的香水味，在遠遠就會覺得刺鼻。

這女人名叫露絲，但在燈光映照下，赫然就是龍嫂。

四

在龍嫂改名露絲後的兩個月左右，一晚，是八點多了，亞龍在門口納涼。

突然，明仔（振龍之子）哭着跑過來，後面跟着隔壁的黃師奶：

「死老墨仔，死不透，敢打我兒子，真有爺生沒……」

這句話一粒粒刺着振龍的心房，自己老婆的事情，從前也聽聞到一點。現在，他再也忍不住了：

「黃師奶，孩子打架是很平常的，不過說話請你尊重點。」

「嘿！吃軟飯，做龜公也不曉得，回去好好教養你那寶貝仔啦。」

說着，掉轉頭就走了，剩下亞龍在咀嚼着黃師奶的話。

兩天後，振龍去世了，一條麻繩，結束了他底一生。

在給露絲的遺書上，他這樣寫着：

「亞蘭：

你是淪落了，今天我才得到實證，我並不怪你，你是爲了我和孩子，爲了一家大小的生活才這樣做的，今日的社會到處都氾濫着人吃人的浪潮，窮人除了死，別無他路。

對了，排在我面前的只有死，你別爲我而傷心，希望你

能與這萬惡的人生作最後的奮鬥！

龍逝筆

醒悟

· 蘭流譯 ·



日上三竿，建英還懶在床上，不想起來。起來幹嗎？昨天下午仁忠在電話裏約她天今出遊，已假托身體不適回絕了，連邀看晚場電影也沒有答應，撇開他倒也乾脆，她對仁忠實在沒有好感。和他相處非但不覺到興趣，甚至有些覺得厭煩了。這當兒，又使她想起中學同班的同學小彭來，和小彭在一塊兒玩，總是有說有笑的，從不會使自已有一點兒不快。可是父親偏偏不喜歡他，說他舉止輕浮，而另介紹一位踏上社會不久他自己的學生仁忠給她，在他老人家的來信中，再三提及仁忠品學兼優，忠誠可靠，是一個難得有為的青年，與之結為伴侶幸福可卜。她愛父親，對父親的意見是一向百依百從的，因而忍痛拒絕了小彭的友誼，而代之以仁忠。但和仁忠過從一月以來的結果，使她大失所望，他手脚笨拙，言語無味，什麼忠誠可靠，簡直是書獃子嘛！如今小彭又有女友，不會再找她來了。她恨，她恨仁忠，同時也怨尤起一向為自己所愛的父親來。

同室的同事，都一早打扮得整整齊齊的伴男友玩去了。玉芳是幸福的，她的小賴多英俊。慧英的小李，貌雖不揚，但舉止活潑，談吐也遠比仁忠風趣。自己論什麼都比她們強，可是今天假日，竟孤零零的一個人躺在床面上苦捱，被她們暗中恥笑。心裏越發覺得不是味兒，越想越使她惱恨起仁忠來。這時，與仁忠所發生的種種不愉快的往事，又一幕幕的在回憶中出現——

是一個星期天，他們倆踏着自行車向樟宜進發，準備作一整天的甜蜜的郊遊，車輛在平滑的柏油路上直溜，兩人充分的享受着雙輪舞的快樂。踏出市區不久，建英突然放緩速度，裝出不願意的樣子，對仁忠說：「樟宜那兒實在不想去，我已玩過一回。」

建英說這話的意思，是故意裝裝腔，逗逗仁忠，希望仁忠再為她加一次油。

想不到仁忠的回答却是：「既是興趣不好，那我們就轉回去罷！」說着，就掉過車頭，踏回來了。建英自然只得跟着他往回走，但心裏是又氣又惱，說不出的憋扭。

又有一次，兩人看完晚上第二場電影，仁忠送建英往回家的道上走，路過公園，建英提議再在公園散步一會，他們雖然相處已將近二月，但仁忠或走或坐，還不會貼近過建英的身子，這時公園裏的遊人，已寥若晨星，一片靜寂，真是情侶相偎相依的時機，建英不禁芳心盪漾，鼓起勇氣輕聲對仁忠說：「仁忠，我個子恐怕比你高呢？」說着，停住腳步，希望仁忠走上去和她並肩比着。

仁忠的反應不是行動，他依然站得遠遠的，向建英說：「不至於吧，我身高五尺七寸，你是多少呢？」

自然，建英回答他的也只是一個苦笑。又一天的晚飯過後，仁忠約建英在市郊散步，那天的晚霞，絢爛極了，她笑着對仁忠說：「喂！你是不是把所有的女朋友都編了號？我被編到第幾號呀？」

「No.」或「一〇〇一號」，這樣的回答，都可使建英滿意，偏偏仁忠想不出這樣的詞兒，呆了好一會，才勉強從嘴邊擠出

天才的神騙

· 江南春 ·

母親是一個有名的賭鬼。對於賭字花最為內行。

有人說：嗜賭的人如同一個初戀者，不到「破產」時是不懂得懊悔的。嗜賭的人同初戀者一樣，往往理智含糊不清，很容易做出愚昧的事情。仔細玩味這些話，確實是有道理的。

爲了賭，我的母親也做了不少愚昧得委實可憐的事情出來。

那是上個禮拜，母親從怡保請來一個老態龍鐘的「童身」。據「童身」自己說，他是來自七十哩外的安順，平生以「降童」謀生，這次到怡保，是多位朋友出資請他過來的，爲了不使怡保的許多朋友「失望」，所以他才風塵僕僕，不惜千里而來。

母親暗地裏對我們說：「這位老先生是安順最富盛名的童身，他曾經使許多人發了財，今天他能到我們的家裏來，是我們的榮幸，你們應該尊敬這位老先生。」

不消說，母親對於這位佳賓是必恭必敬的。

「阿嫂，大約經過半個鐘點的時間，童身忽然對着母親這樣說：「怡保還有不少人等着我去降童呢！我想現在就開始吧！」

「好吧。」母親溫和地說。

於是，這位老先生開始「降童」了。

他燃起香火，跪在神位之前，連叩了幾個頭，之後，嘴裏又唸唸有詞。不久，他的周身發抖了。據母親說，這是一個失去了常態的人。於是，他開始狂跳，狂叫，像一個失去了常態的人。忽然，龍飛鳳舞地在黃紙上寫下了一堆紅色的「神字」；接着，又用自來水筆在另一張紙上寫下了這樣的幾個字：

「八字兩邊開，四字中間來。」

。一句答非所問的話：「建英，你真會說話，我們去那邊草地上坐一會好嗎？」

依建英當時的心情，是很想一走了之的，忍受再三，總算把心頭的怒火壓了下去，再對付仁忠一會，才起身回家。

這時，她的思想忽又轉到這星期二她生日那天，仁忠所送的禮物上去了。人家生日，像玉芳、慧英、小穎、小李他們送的都是名貴的手錶呀，鋼筆呀，什麼的，仁忠那天却送她幾本不值幾角的撈什子的書。

建英想到這裏，眼角上不覺落下兩滴不知是委曲還是氣憤的淚，一骨碌從床上坐起來，決定把這幾本沒翻過一頁的書，原封歸還原主。想此刻仁忠一定邀同事出外玩去了，就趁他不在的時候，把書送回他的宿舍，吩咐他們的傳達轉交就是。並決定以後不再理睬他。

主意既定了，草草梳洗完畢，跨上自行車，不一會就到了仁忠的宿舍。真不出所料，遠遠就看到仁忠的房門是關閉的。正想將書交給傳達室便回去，却不意隱約的聽到仁忠房內有人在說話，由於好奇心的驅使，她決定放輕脚步，到房門口去看個究竟，但房門關得很緊，在門外根本看不見什麼；但說話的聲音却可以聽得很清楚。

「諸位剛才對娛樂場所黃牛控制門房抬高票價所持的同情態度，本人頗不以為然。黃牛是社會上不務正業專找便宜的游民，社會之有黃牛，如同人體之有贅瘤，為一種不健康的病態，必須剷除，社會上有黃牛，即是顯示社會的不健全，要整頓社會風氣，那怕是最小的病瘤，也非根除不可。問題只是在如何下手方能澈底根除。本人以為應從整飭社會風氣，輔導社會就業着手，對於無業游民國家應負教育改造的責任，同時還應

有計劃的使他們參加生產工作。發現黃牛便捉，然後加以訓練，使他們有參加生產的技能，加強他們對生活的責任心，然後給予他們就業的機會，這樣今日之黃牛，明日即可望成為有用的人了。……」

聲音哄亮而清晰，沉着而有力，這明明是仁忠的聲音，想不到他倒有這一份口才！建英聽得呆住了。

「想不到老兄還是黃牛問題專家呢！」

「老兄見解口才可佩，可惜見到小姐，就像老鼠見了貓，啞啞不能言了。」

這是另外兩個不同的聲音。建英聽到這裏，心裏不禁一跳，心想仁忠對於後一位對他的挖苦，一定是啞口無言不能置一辭了。

誰料仁忠還在那裏滔滔不絕呢：

「我見了小姐，說話，舉止，就不能自主是事實，這是因為我過去一直在書本上打轉，沒有交女朋友的經驗。但我還有你們所不知道的談愛的態度，我反對以肉麻的奉承和甜言蜜語去騙取愛情，因為這樣所獲得的愛情，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的。我對女友的態度和對普通的朋友沒有兩樣，率真而不虛偽，讓感情在自然中萌芽，滋長，這樣在戀愛的過程中，可能有些波折，但最後所結的愛情的果實，一定是無比的豐碩，……」

就在這時，建英忽有所悟，眼角上不禁掛下兩顆晶瑩的淚珠。這是快樂、慚愧所滲雜的淚，自然她不好意思馬上敲門進入仁忠的房間，向他傾吐這時的心曲。她立刻離開他們那兒，跨上自行車，往自己的宿舍踏去。到了家，推開自己的房門，雙手捧著帶回來的書，興奮的往床上一倒，自語着說：

「仁忠，我對不起你，我以前沒有了你！」



無福者難猜，有福者發財。」

寫完以後，就小心翼翼地將它交給母親說：「這是財神爺送上的真字，按照財神爺的旨，這次你必發財無疑。不過，你得牢記財神爺的吩咐，不能買過十塊錢，不能告訴任何人，假如有福中頭票，十巴仙充作香油錢，其他則你對半。」

「當然，當然！」母親似懂非懂連稱是。老頭走了，於是我問母親說：

「媽，假如你真的中了頭票，你會答應那位老先生的要求嗎？」

「財神爺的要求，那個敢說不答應呢？」

「假如不中呢？」

「那不能怪人，只能怪自己無福。」

「那麼，以後我出神字給你買吧！假如有中，我只抽你十巴仙，假如不中，你也不能怪我，你只能怪自己無福。」

「胡說，小孩子不懂事，閒事少管些。」

於是，我「不敢」再管大人的閒事。

我羨慕童身的「未來美景」。

我深深地感覺到：他不愧為一個「天才的神

！

詩

鴻雁

富有現實的生命的詩，應該是產生在大眾的生活裏。

詩境是由於一個新世界煥然地覺醒而發生的。

詩裏的境界不是景物的照片，不是山水的寫生，不是情緒的說明，而是詩人的感情，理想，意趣和心目中所感受過的印象，交織而成的藝術作品。

從詩的境界裏，可以看見詩人的性情，才氣、學識、閱歷、胸襟、和人格。

據說詩人的靈魂，是用三個精靈結合起來的，一個是善良的精靈，一個是熱情和反抗的精靈，一個是美和愛的精靈。

宋溪麗茂

·克勝·

我懷念着你

生活像大江的水，日夜地奔流。離開宋溪麗茂已是六年了！六年裏到處漂泊，朝朝暮暮在命運的風暴中奔波；每當險峻底暗礁，震碎了我底羽膈，我靜靜地躺下來，喘息一刻的時候，我底心便開了懷戀的序幕。我懷念着她——宋溪麗茂。

懷念是甜蜜的，也是悵鬱的，這兩種情感的交織使我底心爆出懷念的火花。

六年前的秋天，正是祖國的梧桐葉落、秋風蕭瑟的時候，父親在苦難中死去。命運的毒手撕碎了我美麗的憧憬，我被推上了飢饉交迫的人生屠場，離了家飄泊到異鄉去……

這會以慈愛的手撫慰我受傷了的童心的，給我以寂靜、溫暖的地方，我會以深厚的愛心戀過她的宋溪麗茂呵！現在我以浸沉於沉鬱、悲悵、甜美、感慨交織底心情抒寫我底懷訴。

宋溪麗茂是北馬吉打中部的一個小甘榜。百數十間的亞答店參差的橫臥在公路的兩傍；四野是一片黃澄澄的無邊無垠地伸展底稻田。雲影一般的山巒依貼在田野的後面。從遠處駛來的車輛，拖着疲乏的步子，投到這溫靜的甘榜。又在那蜿蜒的公路上揚起滾滾的塵埃投向遠方去！

我底叔叔，在這個寂靜的小甘榜裏住了二十多年。他買下了幾畝田，開了一間鐵店，他辛勤地經營耕植，每天三餐吃着自己田裏生出來的白米飯，數十年如一日。我才來時，便在他的店中暫住一時，以後才到新加坡去。在這陌生的異鄉，叔叔是我唯一的依靠。

叔叔的店前有一條小溪，田芭裏的水從四面八方流到這裏，依着草埔滂滂地流着。越過小溪

是公路，夾在無垠的田塍中間向遙遠處伸展開去，店側有一塊空地，叔叔是在家鄉長大的農人，很懂得利用荒地種植，他在工餘之後便利用破竹片、樹枝、椰葉等圍起了一道籬笆，在空地裏面種些木瓜、椰子、辣椒、蔬菜。又在屋後搭了一座亞答棚子，棚裏放有兩架榨白，是每年收穀後，和年節做糕時，用來榨穀搗米的。後面還有一口荒了的魚池，再過去便是田野了。

假如這裏沒有那說着咿咿咕咕番話的土人，和傘一般張開的椰子樹的話，真的，我覺得是處在自己的家鄉！當田野的禾結實的時候，一串串金黃透熟的穀子，像大海一般，在風裏漾着燦爛的金波；是多麼的富於詩情畫意呵！這裏的田畝不像家鄉似的東一塊、西一塊的臥在山腰、坑谷裏，而是遼闊的連綿十數里的坪洋。土壤肥沃結出的穀子，串串透熟飽滿，晶瑩可愛。在這幽靜的甘榜裏，我住不上幾天，便過得很習慣而暢快了。

晨曦，鮮紅的太陽從那遠的田疇，嬋嬋地上升時，我愛站在阡陌上，眺望遠處矇矓的山黛，看那箭一般的陽光穿過了雪白的峯頂閃出來的光芒。

黃昏，微風低吻着稻苗的時候，我更愛坐在晚風習習的椰樹下靜靜地看書，或傾聽大自然在曠野為人們啓奏的祝福的夜曲。

夜晚，叔叔赤着膊，嘴裏啣着水烟管，和叔姆弟妹們圍坐在溪邊納涼，談天。而我更愛凝望着那鑲在深藍底夜空中的閃爍的星星編織着的美麗的故事！……

這裏的氣候曰天是窒熱的，入夜却是寒冷的，罩着重霧。女人們不論老幼，白天只穿着一條紗籠，在胸前打一個簡單的結，露着赤裸裸的上胸和肩膀；中午或傍晚時分，她們三三兩兩提着

水桶，就在公路邊的一條小河上汲水，沐浴。露天下，那沾濕了水的紗籠緊緊貼着苗條健美的身子。鮮麗的晚霞投在蕩漾的小河上，婆娑起舞的椰影煽動着風兒，吻着那女人頭上的秀髮，陪襯着晚景，是多麼動人的一幅圖畫呵！

環境是改造人的情態與思想的導師。在這裏住了些時，我已不感到討厭那些身上發出奇臭的土人，有時我也喜歡跟着叔叔到土人的甘榜去觀光；有時還向他們賞雞和雞蛋。這些種田的土人所住的屋子和他們的生活一樣的簡單有趣；三三兩兩的像戲台一般用亞答葉、木桿、竹片之類，高高地搭在田塍上。屋脚下養着鷄鴨；屋四週便是水田，坭濘纏繞不堪。所以他們出外時都赤腳不穿鞋子，進屋時便在梯下的水桶裏，舀些水沖洗去黏在腳上的泥土。這是他們的習慣，我也照樣的做。

土人們的外表都是很粗野骯髒的，但接近多了，我覺得他們中有許多是溫良可親的。我學會了幾句土話，反覺得和他們攀談是一件有趣的娛樂。

叔叔有輛老式的腳車，我在家裏悶着無聊，便常和幾個同伴，踏着腳車沿着公路到附近的甘榜及市鎮去遊玩。

將近新年的時候，我接到新加坡哥哥的來信，要我即刻到新加坡去，於是決定走了！叔叔送我上了車，我黯然的回望着他風霜滿臉的蒼老的面額，以及那漸漸消失在塵埃中的宋溪麗茂，我忍不住滴下淚來。

誰知道這一瞬間的離別，竟是遙遙的六年了，水遠山長，歲月漫漫，浪跡無定的我，又知何年，何月，才能見到我懷念中的她——宋溪麗茂呢？……





第廿六章 葡軍大肆

屠殺與劫掠

八月十日，星期五，也就是殉道者聖勞倫斯節日，阿布奎克在黎明前兩小時，召集各將領指示進攻步驟。葡軍利用春季高潮之便，整個艦隊同時出動向海岸進迫。曾經改造過的戰艦中都有塔形建築物，居高臨下，便利炮火瞄準射擊，艦上載有大量的火球和石丸等用以射擊堡壘。葡艦的炮火射程較遠，所以葡方炮火可以擊中岸上守軍的據點，而岸上炮火的射程却達不到葡艦，所以在開始進擊的階段，葡方殊佔上風。

許多較小船隻滿載兵士，在巨艦掩護下也加足速度向岸邊直駛，而每一小船上也設有炮位，所以進攻火力非常猛厲，葡軍終再度迫至橋頭，大批兵士在炮火掩護下奮勇登陸。雖然葡軍中也有若干將領遭岸上炮火擊中而重傷，但葡方攻勢並不稍挫。

至於岸上的馬來兵士，雖曾一度奉命向登陸葡軍衝鋒肉搏，但終於被艦上猛烈炮火所擊退，而遭受

慘重傷亡。就在這時，葡方軍士紛紛在橋的兩旁蜂擁登陸，當然，葡軍在登陸戰的一剎那間，傷亡也近百人，可想見當時戰況的劇烈。

在兩小時內，葡方獲得極有利的進展，登陸部隊再度佔領回教寺所設的一切防禦障礙物，雖然馬來軍人作戰也很驍勇，惟蘇丹部下缺乏精明幹練的統帥，而他本人根本不是個作戰者。由於統率無人，指揮無方，馬來兵士終於逐步的敗退下去。加以葡方的炮火太猛烈，而射擊也非常準確，所以馬來人軍心渙散，鬥士頹喪，更加速全軍的崩潰。

蘇丹和他的女婿在戰壕上，指揮三千生力軍準備作背城一戰，可是各方堡壘相繼喪失，陣線動搖，他知道已不能再守下去，所以率領部隊向野新方面撤退，祇留少數部隊作殿後的掩護戰。

東阿立是蘇丹軍中戰鬥最英勇的一人，他曾參加迎擊葡軍登陸的最前線肉搏戰，及至大橋喪失後，他知道戰事已到無可挽救地步，同時葡軍的士氣愈加高漲，行軍所至

，銳不可當，不久，劇烈的巷戰就隨着發生，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被屠殺得不計其數。整個海岸邊港口盡落葡軍手中，入晚，阿布奎克也將大本營移設到岸上，他親自在各方慰問傷兵，所幸受傷者中多數可以保全生命，祇是少數中毒箭的兵士無法生還。

戰事演進到第二天，整個馬六甲城市變為屠場，除了葡人和少數中國人印度人外，幾不見一個生存的馬來人。葡人任意慘殺，雖婦孺也不免一死。戰後的十日內，無一市民敢在城市中出現，有的為飢餓所迫，出而尋覓食物，就被葡軍巡哨兵射殺。

阿布奎克在戰勝之後，立即開始修建各方堡壘，為的是鞏固其既佔領的地區，並防備馬來人的反攻。城中商人在十日後也開始出現，尤其是緬甸商人，尋求葡軍保護，並准許他們繼續營業。阿布奎克讓他們保有剩餘的貨物和財物，印度商人也獲准由印度運貨物到馬六甲經營。

葡軍佔領馬六甲後的第十二日，阿布奎克根據傳統的習慣，准許

葡軍在城中作一整日的搶掠。但與前葡方官員阿魯裕友好的印度商人財產，則未准染指。

這一次葡方的戰利品中，計有小銅炮二千尊，阿布奎克對這些小炮的製造精良，尤加讚美，認為和德國的一般精美。至於其他一切掠得的財物，則均分各將領和軍士之間，阿布奎克所獲有的是馬六甲王朝古墓中掘的六隻小銅獅和一條鑲有珠寶的金項鍊，阿布奎克說：他希望這六隻小銅獅當做將來他自己墳墓中的點綴品。當然，阿布奎克也為葡王和王后保留了許多珍貴的珠寶金銀物品。此外，他並且命令在馬六甲城中挑選編製花編的工匠和一些貴族中的童男女多名，獻給葡王和后。

阿布奎克為了在馬六甲建築永久性的巨大堅強炮壘，作永遠的佔領，命令將馬六甲歷代君王古墓的巨石拆除，以建築炮壘。印度商人尼拉齊地協助葡人搜尋古墓巨石而有功，被封為印人的甲代丹。尼拉齊地為了更進一步表示其對葡人的忠誠，他將爪哇人領袖烏鐵木地拉加寫給馬六甲蘇丹的密函，向葡方告發。在那信中，烏鐵木地拉加告訴蘇丹說，葡人的軍隊並不多，他願意協助蘇丹以武力收復馬六甲。阿布奎克得悉後非常震怒。他對尼拉齊地說：「這種人是最不堪信任的，他曾經背叛蘇丹與我們合作，現在又背叛了我們和蘇丹合作，俗語說，一次作賊，終歸是賊。」據我們所知，他對於我們發行的貨幣，又多方阻礙，不讓貨幣在爪哇

人社會中流通。他甚至對於回返馬六甲的馬來人加以劫掠。至於蘇丹和異族的奴隸與產業，他也敢佔有。他更收買大宗米糧，企圖操縱米市。他之所以如此胆大妄為，無非是爲了他會服務於我們，得到我們的優待。他已是個年近八旬的老人，居然還這般貪得無厭，勢非加以處罰不可。」

阿布奎拉終於拘捕了烏鐵木地拉加，他的兒子，女婿，甚至孫兒，經過軍事法庭審理後，一律被判處死刑。

第廿七章 同歸於盡

東阿立自接受花蒂瑪的勸告後，便加入蘇丹軍隊，與葡方作殊死戰，直到最後才由教寺撤出。他甚至不顧一切危險，協助殿後軍隊，掩護蘇丹撤退。及至大勢已去，他才和其他殿後軍隊撤退到野新。

當他抵達野新時，據報告蘇丹在數小時前就到達了。於是他再度喬裝婦人，混在大羣難民隊伍中。但他希望能赴花蒂瑪居住處，設法再和他接近。誰知東阿立潛至花蒂瑪家附近時，發現那一帶甚是寂靜，與往昔情形大不相同。一經查訪後，始知蘇丹已率領一部份軍隊逃往朧坡去了。

東阿立也趕赴朧坡，途中，他曾查訪沙古爾的下落，但毫無消息。第二天，他到達目的地。當時朧坡河北岸，在蘇丹軍隊森嚴把守之下。他煞費苦心，才得潛渡過河，未曾被人發覺。可是不幸得很，他終於在朧坡被蘇丹軍隊緝獲，被

押到蘇丹的行宮，聽候發落。

蘇丹一時未想出處置東阿立的辦法，祇命令將他囚禁起來。東阿立雖一再設法與花蒂瑪通消息，終於一籌莫展。

到了第二天，蘇丹突然下令將東阿立處決。

深幸花蒂瑪聞得噩耗，她立刻差人告訴蘇丹，她要立刻和蘇丹議會；蘇丹並未拒絕，並差人告訴她說，就將到她行宮中來。

「你要和我談些什麼？」蘇丹見到花蒂瑪時，面帶微笑的問她。

「你已捕獲了東阿立，是嗎？」她詢問時態度很莊嚴。她並不要在蘇丹面前掩飾她對東阿立的關懷，當然，她對於本身的安危也不願多慮。她認爲替東阿立求情，是理直氣壯的事，因為她會勸服東阿立捐棄私仇，轉而爲祖國効命於疆場之上。

蘇丹聞後答覆說：「是的，你的愛人是親自送進獅子口中來的。你須知道，一個受了創傷的獅子，是更加兇暴可怕的呀！我終於獲得了他——這個居然敢冒犯蘇丹的人。他應如一般叛徒受其應得之罪。」實在的蘇丹自受葡人猛攻失敗後，他的確變得更殘酷了。何況東阿立是他的一個最大情敵呢？東阿立既摧毀了他的愉慰，也摧毀了他的尊嚴。

蘇丹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像一柄利刃般刺進花蒂瑪的心房，她鼓起勇氣對蘇丹說：「請你不要危害東阿立的生命，他曾冒自己生命的危險爲你英勇作戰。他很有機會和

我私奔而去，但他不願如此做，因爲他知道在前線指揮作戰的你一旦得悉他和我私奔，必然無心再抵禦敵人，因而會誤了國家民族的前途。你應對這一點多加考慮。」

誰知蘇丹聽後更加昏亂暴怒起來，他說：「也許正是因爲東阿立的參加作戰，才使我們遭受敗績，因爲他的出現，會影響士氣。他必須一死，而且必須受慘刑而死。」

馬摩沙這個暴君已完全喪失了理智，他將一切失敗的錯誤都想到別人身上。

「陛下，請你仔細想一想，以免後悔。你還記得嗎，你處死了我的父親和哥哥，因此三軍無人統領。現在我要勸告你勿處處死東阿立，一個英勇的戰士，免得你再鑄成一次大錯，如果你處死他，我也立刻死在你的面前。」花蒂瑪打出最後一張王牌了。

果然，這句話奏效了，馬摩沙安定下來，他雖痛恨東阿立入骨，但仍戀戀不忘佔有花蒂瑪，生恐玉碎香消，一切成空。

她也發現她的權力開始奏效了，所以立刻接着說：「請陛下釋放東阿立，他從此將不會再有不利用於你的事了。」

馬摩沙認爲花蒂瑪的這一表示，乃是從此放棄了東阿立，而轉到他自己懷抱中，誰知花蒂瑪是別有用心的。

馬摩沙終於下令釋放東阿立，但是祇允放逐到爪哇後才能聽任他自由行動。

當天晚上，馬摩沙滿懷歡喜奔

向花蒂瑪的寢宮來，他發現宮門緊閉着，他敲了幾下，不聞回答，他立刻懷疑起來，於是用暴力將宮門打開，衝進進去，不見花蒂瑪踪影。及至奔入內室，他親眼看見花蒂瑪偎在東阿立懷抱中。

馬摩沙立刻從腰際抽出利劍，要和東阿立決鬥。但東阿立也厲聲的對馬摩沙說：「陛下，請你不要妄動，不論你如何昏庸無能，可是我的劍上不願染了你的鮮血。」馬摩沙再也忍耐不住了，他揮劍向東阿立直刺，東阿立迅速閃開。

花蒂瑪說：「陛下請勿暴躁，我們寧願死在你面前，而不會傷害你。我們讓你活着讓你面對自身的悲慘下場——一個喪失了國家的君主。」

雖然在這一個緊張場面之下，花蒂瑪的威力依然存在，因爲馬摩沙終於止住了步。

花蒂瑪接着又說：「我們早將生命置之度外了，我們願光榮的生，也願光榮的死。你須知道，一位總理大臣的女兒是知道如何面對最後一剎那間的。」她說完後，就由身畔抽出利刃，對準自己胸膛猛力一刺，東阿立雖已發覺，但爲時已晚。她於重創後，仍以熱愛的目光注視着東阿立，含笑而逝。

「不論你去什麼地方，我也追蹤你到什麼地方。」東阿立說後也抽出腰際的利刃插入心房，倒在花蒂瑪身畔。兩人的靈魂開始步入和平安寧境界。而馬摩沙始終是個無助的失敗者。

(全文完)

最適用最經濟的國文教材

友聯活葉文選

高	中	適	用	初	子
甲集	乙集	丙集	丁集	戊集	己集
一元三角	一元三角五	一元三角	一元七角	一元七角	一元六角
初集	丑集	寅集	卯集	辰集	巳集
一元八角	一元九角	二元三角	二元三角	二元二角	

(以上價目均以叻幣計算)

發行者：叻、隆、怡、檳 友聯書報發行公司

星馬唯一學生刊物

學 生 周 報

每期有「動腦筋」遊戲
人人有得獎機會

由星馬同學自編

內容豐富
彩色精印
每份二角
長期訂閱
另有優待

包羅萬象
裝訂成冊
售價低廉

為星馬同學而編

小說詩歌散文樣樣俱全

歡迎把作品寄來

星隆 怡振

友聯書報發行總社

26 WINCHESTER HOUSE
COLLYER QUAY, S'PORE. I.

稿 約

- (一) 凡以馬來亞為背景之文藝創作，如小說、散文、戲劇、新詩、歌曲、寓言、童話、遊記、雜感、隨筆、民間傳說、歷史故事、人物特寫、文藝評論、名著介紹及漫畫、木刻、素描、攝影佳作等皆所歡迎，翻譯作品須附原文。
- (二) 編者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三) 來稿須用稿紙謄寫清楚。
- (四) 來稿請註明作者真實姓名及中英文通信地址，以便運繫。筆名聽便。
- (五) 不能刊用的來稿一律退還。
- (六) 稿酬每千字叻幣五元至八元，作品一經發表，當即奉具稿酬。
- (七) 來稿一經發表，版權即為本社所有，本社有集印單行本之權利。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八) 來稿請寄新加坡里峇峇里律三一九C號蕉風出版社，或新加坡郵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319C River Valley Road,
Singapore 9.
P.O. Box 2034



潘先鋒作

甘榜風貌(水彩)